

崇川往事

“江海”是否特指南通？

□黄浪

《江海晚报》、江海大道、“江海第一山”狼山、海门区江海博物馆……“江海”一词在南通处处可见，城市被称为“江海门户”“江海明珠”，历史文化被叫作“江海文明”，“江海”字眼与南通紧紧相依。

南通靠江沿海，用“江海”表达南通似乎理所当然。但是在历史上，南通更多时候与扬州、泰州等地一起被称为“淮东”“江淮”“淮海”“江北”“淮南”等，而非“江海”。比如，清代道光年间的《崇川竹枝词》中称南通为“淮南江北海西头”。十字街钟楼上的张謇对联用“江淮之委海之端”表示南通区位。

在传统典籍中，“江海”不太用来表示某一片特定区域，它在文献中主要有两层意思，其中之一是长江与大海的合称。比如《元史》中描述元军灭宋时在扬州遇到劲敌李庭芝，“恐东走通、泰，逃命江海”，元军生怕李庭芝逃到江海继续抵抗。尽管提到了南通，但这里的“江海”显然是指长江、大海的水域，而不是苏中陆地区域。

“江海”还常常泛指我们生活的人世间，相当于“海内”“天下”这些词语。《水浒传》里有一个经典情节“浔阳楼宋江吟反诗”，诗中有一句“飘蓬江海漫嗟吁”。这里的“江海”就是上述第二层意思，和我们现在说的“江湖”差不多，表示民间社会。

尽管典籍中用“江海”称呼南通的情况并不多见，但有“神作”之称的《读史方輿纪要》却提到南通是“江海门户”——“江阴、通、泰，江海门户，而镇江、真州次之”。只是被视为“江海门户”的不止南通，还有泰州、江阴等地。

《读史方輿纪要》是明代著作，明代的海防线比现在更为内缩，泰州也是沿海地区，江阴比现在更接近海岸。南通的沿海优势没有现在明显，“江海门户”不专指南通也是理所当然。

泰州在当今也被赋予“江海文明”。2020年12月，江苏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明确提出“泰州要彰显江海文化的底蕴与自信”。泰州历史上也确实沿江靠海，泰州历史文化中的“海”味十足：著名的范公堤当时就主要位于泰州境内。泰州历史上也被称作“海陵”“海阳”，凤城河畔的望海楼至今仍是人们游览、讴歌的对象。泰州境内的姜堰大道前身叫作江海公路……

不仅泰州、江阴等周边地区与南通共享“江海”，江苏省外也有众多“江海”。如广东江门拥有江海区这一县级行政区划单位；浙江杭州曾被苏东坡称为“江海故地”，杭州萧山还有一片“江海湿地”；辽宁丹东因同时拥有黄海与鸭绿江也偶尔被宣传为拥有“江海文化”……

通州的行政区划调整也证明了“江海”并非特指南通。根据《南通县志》的记载，南通县（今通州区）撤县设市时曾上报撤销南通县，设江海市。但国家民政部认为“江海”称呼不妥，全国诸多地区有着“江海”属性，“江海”不能体现南通的独特性，最终经研究决定，“江海市”被替换为“通州市”。可见当时南通的“江海”标签并不十分突出。

总之，在传统年代，“江海”并非特指南通。但随着南通的实力不断提升，南通的“江海”身份不断得到加强。通州湾被赋予“江海联动”概念，苏锡通园区在2019年底新设江海街道，一些影视剧里的“江海市”很多时候也指向南通。更重要的是，“江海”概念彰显着不断拓展、敢为人先的意义，这与南通精神是相通的。



南通市百货商业公会成立会合影

南通老照片

轶闻掌故

载誉大江南北

桑栋臣在上海滩的成功，吸引全国许多地方人们的目光。武汉、青岛、天津、北京、宁波各地与游艺有关重要活动的组织者为了尽可能多地吸引观众参加，往往想到请桑栋臣制作灯彩，有的甚至不惜斥重金礼聘桑栋臣前往。“宁波、松江、嘉兴、苏州各处义赈会，（桑栋臣）亦皆参与盛况，其所出灯彩、焰火，火树银花，游人无不腾欢赞叹，掌声雷动……以故各地每次举行桑制灯会，辄必惊天动地、万人空巷，群相敬慕，尊之为灯彩大王。其声誉之隆、口碑之佳，可以独冠全球而无愧矣。”（《桑栋臣小传》）

1918年开业的陶园在天津三个露天游艺场中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善，陶园游艺场还有个特色就是放焰火，陶园专运外洋焰火原料，特请上海最优等技师，日夕赶做。1920年“天津陶园四省比赛焰火时，（桑栋臣）先生所发明之五彩电光焰火独得头等金牌”（《桑栋臣小传》），这年9月26日的《申报》所说“新世界个桑栋臣，扎点灯彩真本领，此番邀到天津去，大放焰火大竞争，男男女女都说好，得着金牌真开心。”即指此事。北京新世界游艺场，当时俗称“大世界”，仿上海“大世界”创建，是当时北京南城的一处休闲娱乐场，桑栋臣亦曾应邀前往，“于北京新世界中特制活动奇异广告，都人士均深印脑筋。”（《桑栋臣小传》）

1921年4月宁波举行的中华急赈游艺大会，是民国时期宁波市民参与的较大规模的赈灾义举。这年，中国北方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为赈济北方灾民，花旗烟公司上海总公司委任宁波人张石川为代表，前往宁波筹办中华急赈游艺大会。张石川是新世界游乐艺场创始人经润三的外甥，早年从宁波到上海发展，当时正在上海主持与“大世界”齐名的新世界游艺场。“急赈游艺大会在场景设计上颇具匠心。为了使游艺现场更有吸引力，游艺大会邀请了上海新世界游艺场著名的

灯彩大王桑栋臣，由其主持制作了救命塔、救命船、灾民塔、鹊桥相会、全部红楼梦境等灯彩，每到夜晚，这些灯彩在灯光的映衬下，使得整个游艺场五光十色，市民在此间游玩，心情愉悦，流连忘返。”（徐文明著，《现代转型与民国时期宁波市民的文化娱乐》，宁波出版社，2010）

“1931年5月1日，（武汉）民众乐园以‘兴记新市场’的名义开张营业，……其群众电影院，为了发展业务招徕游客，于1934年3月17日，派人赴沪聘请扎彩专门人才桑栋臣与刘祥生等人来汉，以‘科学电气’扎制各种新奇异样的彩灯，其中有美术‘楼阁模型’‘黛玉葬花’‘昭君出塞’‘天女散花’‘盘丝洞’及各种汉口市民见所未见之彩灯。‘新市场’又成为市民的文化娱乐中心。”（周积明主编，《湖北文化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武汉人士震桑栋臣名，每遇灯会焰火必万人空巷。桑虽索值昂，主其事者弗较也。”（《纪桑栋臣》）桑栋臣“在汉口新市场所制古今历史灯彩游行照春大会，如五鬼闹判、红楼、西厢等活动新颖之台阁，一经陈列或游行，门票骤增三数万以上，各处报章均皆登记。”（《桑栋臣小传》）

1935年，大江南南北发生严重水灾，各地官绅发起游艺助赈。青岛市政府暨各机关在青岛召开游艺大会三日。慕桑栋臣之大名，“特派专员来沪敦聘请。桑君以救灾迫切，义不容辞，遂派其徒携带手制之大套烟火十余套，乘轮赴青，按日施放。一时游客云集，誉满青市。现闭幕，仍派专员送来沪，并赠桑君‘艺术圣手’四字，以志纪念云。”（《新闻报》9月7日）

桑栋臣在上海滩献艺20余年，其所制作的灯彩在沪上独占鳌头。有一些文章分别将其比作为春秋战国时的偃师、汉代的“长安巧工”丁缓、唐朝的都匠毛顺。如舞霜在“烟火”一文中写道：“海上桑栋臣君巧匠也，善制灯彩烟火等物。小世界之泥人打锣鼓、月阙歌舞，中秋大香斗，端阳龙舟等等以及日來新世界之电光焰火皆为桑君所作。昔长安巧工丁缓作春灯九龙凤杂以芙蓉、莲藕之属，千炬齐辉，至今称为巧艺，若桑君者殆亦近之。”（1926

年2月16日《申报》）

在许多报刊上可常见桑栋臣之名。仅1920—1938年间，各游艺场在《申报》上关于桑栋臣灯彩的广告有近百次。新闻媒体往往将其所制灯彩简称为“桑制灯彩”。由于他在焰火制作方面亦独辟蹊径、颇有研究，人们在尊称其为“灯彩大王”“灯彩巨子”“艺术圣手”的基础上又赠其“焰火大王”的桂冠。

桑栋臣由于声名鹊起，不意被无良之辈滥用其名谋利。桑栋臣怒不可遏，不得不在1935年8月30日的上海《新闻报》上发表紧要声明，以澄清事实。《桑栋臣紧要声明》说：“启者鄙人自幼专心研究美术，旅沪二十余载，发明各种新奇灯彩暨焰火等，之优劣在各界洞鉴之中，无庸自诩。惟近来人心不古，奸伪百出，一股唯利是图之徒，不顾信誉，专以名不副实之新名词欺骗社会，致貽我焰火界之羞。鄙人现除服务大千世界外，刻正研究其他新艺术，对于灯彩及焰火界之事久不预闻。兹因外间发现反对李某不应假称焰火比赛，在播音台及各大报大吹特吹，诬称上海焰火界无人与敌，并敢妄自尊大，自称焰火大王，各等情。竟有疑及鄙人参与其事，并有匿名信函先后邮递某大花园暨各大游艺场，破坏鄙人名誉，并捏称鄙人将与李某合放焰火等情。此种海市蜃楼不值智者一笑，推其造谣者之用意，无非故作疑阵，飞短流长，欲使各界如堕五里雾中，俾可从中渔利。总之，各人所制之灯彩、所放之焰火，新旧好歹，自有公评，无庸鼓吹造谣。鄙人现正从事研究新艺术，无暇与若辈计较短长。如再发生以上情事，自当查明，依法彻究，以杜含沙射影，有损鄙人一生固有之信誉耳……”

结缘电影界

桑栋臣还热心于公益事业，他曾参加中华国货维持会。

本着“为社会服务！为难童请命！”的宗旨，为协助上海救济难童教养院筹募基金，1938年底，桑栋臣与上海的“明星”“新华”“华新”“艺华”“中央”各电影公司的布景师、美术师董天涯等一共11人联合发起组建“影联美术工程服务社”，

“服务事项计分设计、装饰、灯彩、美术等四部分，为各商店及家庭方面承办一切美术设计装潢工程，以及构制各类广告图案事宜”，服务所得全部捐给难童教养院。桑栋臣主持的灯彩部负责“承装古今花灯、国产焰火、舞台灯彩、活动广告”。当年上海的《申报》《电声（上海）》《新华画报》《电影（上海）》等报刊都纷纷报道此事。

桑栋臣与电影界结缘不止于此，他和徒弟的名字还留在中国动画电影史册上。

李铁在《1923—1976中国动画史》（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一书中写道，新中国建国初，动画电影“《火焰山》由靳夕担任导演，……伍伦、梁延靖根据《西游记》中的章节编写了剧本，……这部影片还特别邀请……虞哲光担任制作指导……在制作这部影片的过程中，虞哲光先生还将上海有名的‘灯彩大王’桑栋臣和徒弟王东辅介绍进厂。他们在花草树木及各种道具的制作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960年7月18日，上海美影厂任命王东辅为木偶制作副技师、金相荣为木偶雕刻技师。王东辅原为民间雕刻艺人，通过社会招聘方式进入上海美影厂，他的老师是号称上海“灯彩大王”的桑栋臣（湖州菱湖人，专给剧场扎彩灯）。令人遗憾的是，该书仍然误将桑栋臣说成是“湖州菱湖人”。

桑栋臣的徒弟王东辅在木偶片方面也很有作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成立后，逐渐汇聚了众多的艺术家，其中不乏上海的木偶艺术家和民间艺人们。比如一直主持木偶剧社的虞哲光进入美术片组担任木偶片技师和导演，他的两名弟子尤磊、夏秉钧担任木偶片动作设计，此外，还有上海著名的‘灯彩大王’桑栋臣的徒弟王东辅和民间雕刻艺人王根生，在美术片组担任木偶制作技师……他们的到来自然也把创作和演出木偶戏的经验，以及民间工艺技艺带入木偶动画创作中，这也说明我国木偶动画取得的艺术成就是离不开木偶艺术家的贡献的。”（曹迪著，《妙手偶得中国定格动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